

我越是逃离、却越是靠近你、我越是背过脸、却越是看见你、我是一座孤岛、处在相思之水中、四面八方、隔绝我通向你……

从此余生 没有你

林桑榆——著

我们都曾爱过这样一个人。
他让你的脑袋放小烟花，
心脏跳跳糖，身体开冰雪碧，
可是他的余生，却没有你。



从此余笙 没有你

林桑榆
作品

Never see you agai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此余笙没有你 / 林桑榆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086-7

I. ①从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9901号

书 名 从此余笙没有你
作 者 林桑榆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钱 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版式设计 段文婷
版权合作 榕树下 王晓姣 黄 蕾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80千字
印 张 9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,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86-7
定 价 2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04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我越是逃离
却越是靠近你
我越是背过脸
却越是看见你

我是一座孤岛
处在相思之水里
四面八方
隔绝我通向你

一千零一面镜子
转映着你的容颜

我从你开始
我在你结束

——埃姆朗·萨罗希《一千零一面镜子》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第1卷：乔北方之于我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- 012 第2卷：他即便什么都没有，仍是我唯一的觊觎已久。
- 023 第3卷：即使白发苍苍，抬头没有光。
- 029 第4卷：这世界之大，足够我们遥遥相隔。
- 039 第5卷：这里没有香樟，你已够我仰望。
- 049 第6卷：这哪是挨刀，分明是挨枪子儿。
- 060 第7卷：那你还能对什么有兴趣？！
- 069 第8卷：你眸若星辰的样子，至今仍在我心里发亮。
- 077 第9卷：要得到你身旁那宝座，唯有一团熊火试炼我。
- 089 第10卷：经久不散的森林雾气。
- 100 第11卷：你就好好做自己。
- 111 第12卷：所有好时光，必将重回。
- 119 第13卷：余小姐喝酒来的吧？
- 131 第14卷：他今日卷起的万尺浪，我如何忘。
- 141 第15卷：从来不会考虑我的立场。
- 151 第16卷：可你知道，我怕什么吗？
- 161 第17卷：我想离你更近一些！
- 166 第18卷：“你们都愿意亲近她？”

- 177 第19卷：我未曾在意的，他都有帮我记得。
- 185 第20卷：那，那真的是他啊！
- 191 第21卷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渊。
- 198 第22卷：多么情天恨海。
- 205 第23卷：我和她的末日，已同时到来。
- 212 第24卷：他是千堆雪，我是长街
- 218 第25卷：曾臆想千万次你离开的方式。
- 224 第26卷：即便不想失去也早该放手，才能劫后余生。
- 234 第27卷：笑尽一杯酒，杀入闹市中。
- 241 第28卷：世上最软又最硬的盔甲。
- 250 第29卷：夜黑。风高。雨低。
- 256 第30卷：孤单星球里的小少年。
- 262 秦月亮番外：我想说的话都写在眼睛里。
- 267 许初颜番外：你来人间一趟。
- 271 杜见修番外：等爱。
- 274 乔北方番外：世间最毒的仇恨。
- 278 杜见襄番外：可惜没人陪我演这剧本。

第1卷

乔北方之于我， 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Never see you again

第一天进报社实习，我踩着刚从秦月亮手里顺过来的六公分高跟鞋，在门口摔了一跤。

周围人见惯不惯，眼睛至多在我身上停留一秒，然后滋滋的打印机声迅速盖过我内心的尴尬。最终扶我起身的是一年逾三十，穿着职业套装，看上去不苟言笑的中年女人。她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，刚好挡住眼角处那颗小痣，说话时颧骨微微耸动，语气里透着满满的不客气：“Are you ok?”

为了顾全脸面，我假意拍了拍衣角，给她一个自认甜美的微笑：“I'm ok.”

“知道强颜欢笑，挺好。”

被当面戳穿的我还来不及反应，对方已经转过身，似乎知道我会跟上去，一边走一边嘱咐：“干我们这行，表面光鲜，私下最忌讳谈尊严。”

走马观花完毕，指了指左边墙角的工位，将我未来三个月的位置一锤定音，接着转过头，用中指轻轻往上扶了扶眼镜，完成最后的陈词。

“所以呢，从开始你就得告诉自己，必须具备光屁股追贼的精神——要新闻，不要脸。”

我不清楚她扶眼镜的手势天生是这样，还是我的出场让她睥睨，总之这个被称为方姐的女人，成了我的组长。

方姐长得不好看，社交圈却五花八门均有涉猎，典型的影文商三栖。不管对方有多铁骨铮铮，她总能有自己的办法，从他们严丝合缝的嘴里套出点什么。虽然挺烦她身上那股子自以为是的老谋权臣劲儿，但小组的确总在她的带领下拔得头筹，新闻搜取量比其他两个组多三分之一。这种大好形势，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为拿到编制指日可待，并将手机铃声设为气势磅礴的《走向复兴》。

“前进，前进，向前进，挺起胸膛，何惧风浪，我们迎着灿烂的阳光，飞向太空驰骋海洋……”

不过这些都是前话了。

后话是，今天之前，我还能沉浸在能提前录用的美梦里无法自拔；而今天以后，我唯一的希望只是，求个全尸。

上午，九点半。

“据不完全消息，许氏新推出的据说能提高新陈代谢的药物惹出了医疗事故，病患已被秘密转至许氏的私家医院，你下午去探一下。”

当方姐将一小药瓶以及整理好的信息扔在我面前时，我还没

有回过神。

“我去？”

“怎么？还真打算一直待在我下边孵蛋？”

其实我不怕她扔工作，只是我打心眼里觉得，自己是初出茅庐的小菜鸟，还没到能单独跑新闻的程度，况且许氏药业的新闻不是什么小Case，所以有些受宠若惊。最后，我千恩万谢地接过了那堆东西，一转身，小身板儿挺得溜直走人。我暗自猜想，自己当时的背影在方姐眼中一定是潇洒果决的，像所有电视剧里刚入职的白领丽人，充满干劲，也许方姐还在背后默默欣慰地笑了笑。

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但一切都只在我的想象中。

许氏名下的私人医院在四环外，少了市区的喧嚣，本该一派清静，可此时附近唯一的便利商店里却是人满为患。商品货架间的走道空隙已被占满，收银台前也挤满了脑袋等着结账，脑袋的主人们偶尔相互对视，而后佯装礼貌地推辞。

“你请。”

“你先请。”

不知者见了大概以为世界和谐而又美好，殊不知所有人都在礼让的过程中，暗自捏紧了微型话筒，蠢蠢欲动，只待里面的人出来。

医院大门有警卫，方姐给我的资料上有许氏负责人许江的车牌号。在百无聊赖靠着便利店玻璃等待的同时，我给秦月亮发了一条短信：单打独斗的感觉真让人莫名心慌。

刚发送完，人潮突然攒动起来，不知谁叫了一声：“那不是许氏的药物研发主管，乔北方？！”

然后轰隆隆几声，风驰电掣间，刚刚还算得上熙熙攘攘的便

利商店，刹那间人去楼空。

一阵兵荒马乱后，我却一动未动，愣愣地隔着玻璃遥望，看一男一女从大楼里结伴而出。

由远处看，男的偏瘦，却透着一股子清秀。中途他停下来对旁边的人说了什么，接着毫不犹豫地迈开腿，似乎早就知道外面都是豺狼虎豹，但他毫无畏惧。头顶的阳光映得所有人的脸庞都毛茸茸发亮，唯独一个人，他披霞带紫。

我始终记得那天，从便利店跑至前方的战场，我大概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整个人如同开弓不回头的箭，刷刷地冲进人群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到站在他面前。见我如此拼命，旁边那些手里拿着无线话筒七嘴八舌发问的记者们，也出现了片刻的安静，包括众矢之的的主角，乔北方。

面前的人比我高出一个多头，他微微俯首，看向离他一步之遥喘着粗气的我。而我，则从他墨黑的瞳光里看见了披头散发的狼狈的自己。

半晌后，我做了三件事。

第一件事，我从背包里摸出方姐给的药瓶，高举至男子眼前，嗓音出奇的柔和：“请问，这是你负责研发的那款药物吗？”

他没任何犹疑，就点了点头。

第二件事，我收好药瓶，接着话题往下说：“听说，它会吃死人？”

约莫是经历过多这样的阵仗，乔北方见怪不怪，礼貌地颌首准备同我打官腔。

“关于这件事……”

我却并未给他任何机会，脑子一热地将其打断：“可我觉得，并不会啊。”

说完，我当着众人的面，利落扭开瓶盖，将白色药丸悉数灌入嘴里，轻松得好像在吃一支甜得发腻的冰激凌。顷刻间，周围的快门和抽气声响成一片。

显然，我做的这些事情并不在对方的预料范围内，乔北方身后的女助理快速召来了车辆和保安，护送他离开。行到中途，他突然转过头，视线越过隔在中间的所有嘈杂，朝我看过来，我哀怨地回望，期待能从他的眼睛里看见动容的波光，无奈人潮涌动的记者大军们挡在了我的前方。

待乔北方一行彻底消失，原先蜂拥的大波记者迅速转移了目标，如狼似虎地朝我扑过来，我这才若魂归的梦人，一边护着相机，一边在烈日下抱头鼠窜。逃跑之际，我按捺不住地想起了秦月亮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“有些人什么都不用做，但你只要一看见她，就总想骂句傻瓜。”

当时我还兴冲冲地给秦月亮点赞，现在的我，却有种全世界都在看傻帽的错觉。可奇怪的是，我并不后悔。

因为，我始终记得那张脸望向我的表情。那眼角眉梢呈现的一切细枝末节，那从淡然到惊疑的变幻莫测，像蝴蝶翅膀不经意间掠过我干涸的心海，掀起永不平息的惊涛骇浪。

距离事发一小时过去，我还若有所思地行走在明晃晃的大太阳下，不知去哪儿。

“前进，前进……”

高亢的铃声跟复读机似的响起，屏幕上方浮现出秦月亮的面孔，看起来异常诡异。

“喂。”

刚接起，秦月亮刻意轻柔的嗓音立时传进耳里：“喏，余笙，你这才叫豁得出去。”

意识到秦月亮打来的这个电话是为火上浇油，我佯装悲

哀：“难道我们之间除了互相喂子弹，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吗？”

她回答得异常迅速：“有的，还可以扔飞刀啊。”

电话这头的我抚额兴叹，可毋庸置疑，秦月亮真是我的铁杆闺蜜，没有之一。据秦月亮说，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在第一时间上了X博。这意味着所有圈内人都知道了这乌龙的一出，或者正在知道的路上，包括我实习的报社。

思及此，方姐寒光四射的一双眼顿时在脑海中浮现，让我后背一凉，就这么捏着电话，气急攻心地晕了过去。

不知昏迷了多久，再醒过来，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便是秦月亮，她抄着手，冷冷地给了我一个绝不原谅的眼神。

“余笙小姑娘，你知道，你的所作所为让我损失有多大？”

我张嘴，嗓子哑得跟公鸭没有区别：“我出岔子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……”

闻言，秦月亮几乎暴走：“没关系？你以为那些小杂志周刊的记者们真那么神通广大，搞得到许氏的消息？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你是说，下午医院的消息是你特意放出去的？”

得到斩钉截铁的一句：“废话。你好歹在这个圈子里混了段时间，怎么还那么天真，新闻是找出来的吗？不，是炒出来的。”

我有预感，秦月亮正走在成为第二个方姐的路上，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对面的人已经再度开火。

“你知道我策划这个选题有多久？我连版面标题和内容排版都做了，原想借他人之力坐收其成，你倒好，眼睛都不带眨地给我搅黄了，真是专业搅屎棍，三十年不磨损。”

我开启厚脸皮模式撑着身体坐起来，张张嘴活动面部，忽然

想起点什么：“这是医院还是诊所？”

秦月亮大概已经发泄完毕，离我近了点，还大发善心倒了一杯水，恨恨地递到我嘴边。

“医院。隔壁就是太平间，有兴趣亲自参观吗？我可以送你一程。”

听见在医院，我水也不喝了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忘了手上还挂着点滴，紧紧攥住秦月亮的细白胳膊：“快带我走！要被人拍到我来医院他就完了！”

我刚吞了许氏的一把药，立马就医院游，还谈什么事故澄清。

尽管我的话没头没脑，秦月亮却隐隐猜到些什么，她盯着我，企图让我不打自招。但相处近十年，她这点把戏还逃不过我的眼，所以我屏住呼吸，与之沉默对决三十秒，最终低眉顺眼地点了头。

“好吧……你现在想的，都是对的。”

下一刻，我脑门迎来清脆的一声“啪”，眼前那张媚眼如丝的脸变得无比狰狞。

“余！笙！你居然为了一个男人阻碍我的前途大计！横着死还是竖着死，你挑一个！”

秦月亮高分贝嚷嚷，吓得我紧闭眼，准备用“敌动我不动”战术对抗。因为我心里清楚，此时的任何对抗，对秦月亮来说，都是负隅顽抗。

在我即将踏入社会前，我的首席闺蜜秦小姐曾经对我说：“一份好工作和一段好感情，从本质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身边位置就这么一个，每个人挤破了脑袋拼技术秀智商演泪流，就等看鹿死谁手。”

我：“反正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”

秦月亮：“错，不是我活，就是我活。”

她就是带着这股不知哪儿来的自信活过这二十几年的。

刚大一那会儿，唇红齿白的秦小姐正和一个同年级的男生谈恋爱。那男生长相不赖，为人低调，家世应该也小富小贵，刚进校园就成为众姑娘趋之若鹜的对象。

虽然在我心里，秦月亮一直是视学业为终生大业的姑娘，但或许不谈恋爱的大学真是不完整的，趁着年轻风花雪月一把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可我没想到秦小姐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煽动了对方换专业，让他迈开大步走出了国门。

之后，我主动请秦月亮吃大餐，安慰她就此开始的异地恋，秦月亮却声称没时间哀悼，整天泡图书馆发愤图强，然后成功申请到未来四年的A类奖学金。刚入校的时候就听说学校设有奖学金政策，划分为三个等级。A等不仅学住费全免，还有现金资助。男朋友前脚一走，秦月亮后脚便申请到奖学金这件事让我依稀觉得有些蹊跷，左思右想，终于茅塞顿开。

之前忘了说，那男生与秦月亮是全校公认的学霸，分别以第一第二的成绩录取进来，这也是他们俩结合引起众人观瞻的原因。但同时也意味着，在奖学金这件事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他。而按照秦月亮“世人皆死她独活”的生活态度，根本不可能接受有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。

是的，我万万没想到，那出戏演到最后居然不是青春剧，也不是言情剧，而是一出悬疑励志剧。可现在，因为乔北方，我居然不怕死地挡在了秦女王的康庄大道上。

在我还没来得及连滚带爬地出院之前，方姐驾到。她推门而入的刹那，空气中的分子似乎都凝结了起来。

方姐看样子刚从公司那边赶过来，一身整齐的套装。看见她，我除了紧张，更好奇她与秦月亮王见王，究竟会碰撞出什么

样的火花，没承想这两人却当着我的面寒暄了一场，似乎是前后辈的关系。

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，为什么方姐竟会钦点平凡无奇的我进入小组，并主动将许氏的这一摊事丢给我，看来都是沾了秦月亮的光。

同样是大四末期，秦月亮已经被《N城日报》提前录用，成为了渠道部的小组长。而我呢，别说什么头衔，实习生这个名字能不能顺利顶下去都是个悬念。一想到这点，我整个人都不太好了。方姐一步步走了过来，我下意识紧张地抱紧枕头，就等方姐发飙，没料她却左手举着iPad到我面前，右手轻轻抚摸我的头，出奇的和颜悦色。

“余笙，你火了啊，知道吗？”

我一哆嗦，顺着屏幕定睛一看，发现几乎全X博上的媒体客户端，都转载着一条名为“媒体界良心”的新闻。新闻下方还配了照片与文字，照片的主角正是我，以及乔北方。

前三个影像，恰恰就是我面对乔北方的那三个瞬间，上方配的三条内容，用赫赫的大字标红。

“这是你负责研发的那款药物吗？”

“听说，它会吃死人？”

“我觉得，并不会啊。”

第三张灌药的我，从照片上看来，居然莫名英勇。

第四格则是一篇长博文。

“与许氏药物事故有关的六位患者，今天下午已转入普通病房，有记者接触了解到，此次事故乃是患者对自身体质判断错误，从而导致过敏，并非SA2本身的问题。而上面这位记者的做法，才是我们作为新闻人应有的节操，不被表面事实所蒙蔽……”

已无耐心看到最后，我抬头：“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”

对面的秦月亮抱臂冷笑：“乱七八糟？没这些乱七八糟，你就等着被这个圈子封杀吧。还有，请专业地称呼它为——危机公关。”

她一开口，我便知道这一切又和她脱不了干系，突然就有些感动。

如果换成其他人，做了这些傻事，在秦月亮眼里就该死百八十遍不止，但她却在第一时间里试图拯救我的冲动与冒失。

旁边的方姐收好iPad，一反常态地啧啧几声：“有那煽情的工夫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应付社里。”

秦月亮拢了拢头发，踱步过来，将我重新摁倒在床上，说起话来行云流水：“社里就得劳烦姐姐多费心了，虽然博得一点舆论优势，但上面的人也不是傻子。”

方姐想了想说：“我出来前已经和副社碰过面，社里的意思是既然舆论造势已经成功，不如将计就计，针对这起事件做几期跟踪报道，为社里宣传正面形象，让余笙背背书，将功补过。”

她俩来来回回讨论好几十句，直到我默默地举起手，忐忑地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。

“那个……”

得到异口同声的一个字：“说。”

“我觉得吧，在哪里跌倒就得在哪里爬起来。一开始，大众的眼光就聚焦于许氏的药物问题，现在突然将重心转移到我身上，难免不被口诛笔伐。我想，许氏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若是社里提出要为他们做一期专访，对方应该会接受的。”

语毕，全场静默。气氛紧张得令我将身子更往床下缩去，直到方姐将我拽起，一脸大有可为的表情。

“很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接洽。”

我拔高音量：“可以说不吗？！”

秦月亮在旁边冷冷一笑：“我们同意你说不，你乐意吗？”

我不乐意，我怎么会乐意？曾经，我与他隔了天涯海角。如今，我们只隔了一道门的距离。

我不清楚，在你们心里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。

他无论在哪里，做什么，都像是提着一盏灯，在漫无边际夜色下的大海中央，吸引着你靠近。你走近一看，也许会发现，那只是一盏再普通不过的灯，可你的眼睛却被这么一点光吸引，竟再也不想转头，去到更明亮的地方。

乔北方，之于我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